



映日

陈顺源

紫琅诗会

灯下漫笔

帽之魅

◎任聪颖

上帝也有后花园,在春天
一朵花,吸引了我
拜占庭式建筑的穹顶
奥黛丽赫本发梢弧度的帽檐
匠心与诗意隐现。远古的阳光

在被誉为中国草的苎麻纤维里
流淌。新书初翻的清香弥漫
荡涤我身上披着的暮色
稀释我拖着的,悉悉索索
晦涩的影子。此刻,如果我戴

上它

一腔喧嚣的铅墨定会排列出
秩序之美。如果我戴上它
一张白纸的宁静和辽阔
将属于我

“守格与破格”的王蓝青

◎李建东

想当年,已小有名气的雕花木匠兼民间画师齐白石“衰年变法”,只身进京,开创另一番艺术天地,成为艺坛佳话。身为著述甚丰的剧作家、国家二级编剧的王蓝青蓦然改行,做了书法家。用他的话说是“突然混进书苑”。有人难免有些惊异。是的,他人科学艺时日并不算短,20世纪60年代赴江苏戏曲学院学编导,80年代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深造,先后也出了不少戏剧成果。正要为振兴戏剧事业做番贡献之时,鬼使神差的事儿却突然降临。1989年,他因在书法上“颇有专长”,而担任“王个簃艺术馆”的首任馆长。其实王蓝青的书法与其久任编剧的舞台艺术亦不无关系。“剑舞有人通草圣”,水袖不能通行草吗?其书法长卷既被言恭达称为“清腴、清逸、简穆”。故有好奇者认为蓝青那笔飘逸洒脱的行草书法,正是借鉴了戏剧舞台上的水袖功夫。

在“才智”与“功夫”面前,蓝青当然器重后者;两者的临界点便是“悟性”。他曾赴当代名家张荣庆先生府上求教。当问及成家秘诀时,先生淡笑着说:“我临书不求多,重在天天读帖。”因此,他便养成读帖习惯。通过解读,读懂原帖精华所在、特色所在。如此临帖不但能形似,而且会转入神似。欲达熟手铭心、懂法识度,全赖一“悟”字。蓝青将学书过程依次递进为四个层次。一曰“稚”悟:他们为了显示个人面貌搞多体凑合,什么魏隶合璧、魏行相融等。然而因为缺乏高悟性,每次实践难免半途而废;二曰“速”悟:是有一定书法功底的悟性,反叛传统,挑战自我,变体创格,追求童趣。或能形成“流行书风”,然而终将淡化练功而跟风逐浪,缺乏创造;三曰

“顿”悟:指书家在茫茫求索中的偶然发现与突然觉醒。宋代有书家雷太简,他闻江涛之声而顿悟,从而草书大进。张旭见“公主与担夫争道”,悟出用笔意趣。怀素默察夏天如奇峰起伏的云彩,顿有所悟,其草书如行云流水,神采飞扬;四曰“禅”悟:即对经典书帖的“穿透力”。撷取精华,遗貌取神,化腐朽为神奇;冥冥之中,“天目”朦胧,瞬间突醒一种有别于他人的书法形态。如林散之、沙孟海之辈。

始终在“守格”与“破格”之边锋,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,或是剧作家兼书法家王蓝青的“成功”处。他早在35年前,就有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《守格与破格》。谈到书圣王羲之的“七郎”王献之,其青少年时代的字体就以“乱父之真”而闻名遐迩。但他并不因此而恪守“家传”,硬是寻根溯源,遍阅名帖。面池苦临东汉张芝的作品,终于创造出“外拓”风貌的新书体。而时下,在一些年轻的书法爱好者中间,崇尚“破格”,追崇新潮,热衷“以画代书”及“抽象书画体”的不在少数。蓝青解析道:“这些破格之作,乍看十分新奇,往往经不起推敲,似书非书,似画非画,结果将书画的精髓丢弃……”关于“守”与“破”的辩证关系,王蓝青念念不忘少时“守”的艰辛。他“幼从《九成宫》入格,青中年临柳、颜,由正楷到行草。吾苦临‘二王’、张旭、怀素诸家,近临王铎及当代林散之、沙孟海各派。”而且“临书有面临与默临,我很注重默临,常在大腿上、桌面上随意默临,似乎有一定效果。”(引蔡起泉《书道长空一片云》)对于王蓝青来说,“守格”为基础,须坚实;“破格”乃升华,待开放。正是抱着这

样一种平中守正的寻常心态与自然生奇的辩证思维,他悄然却成功地走进他其实并不陌生的浩瀚书界。连余秋雨也佩服他由戏剧家转变为有特色、有影响的书法家,且角色转换得如此成功,绝非一日之功。

评论王蓝青的书法并不困难,与他追求一种既有识别度,又包容性很强,且养神悦目的书法美学有关系。文学评论家周溶泉分别从“气韵”“神韵”“风韵”三方面,评论他那“外柔内刚、结构严谨而疏朗、笔画圆润而挺动的书风”。(《蓝青对书法韵致的追求》)书法家杨谔另辟蹊径,认为蓝青书法汲取不少“米书”之元素,其“行书作品宁静之中含跌宕之美。结体上敢于造险,‘险处收得住,生处放得开’(何循真评语)。行笔轻灵、自然,书来如行云流水,犹如庭前的繁花盛开,萧散而又妩媚。”(《水袖罢罢翰墨香——王蓝青先生印象》)诗人兼散文家黄鹤群则从王蓝青自戏剧到书法的成功转型说起:站在“隔行不隔理”“戏理与书理有通感”的视角,举凡在戏剧舞台上“以鞭代马”“以桨代舟”的写意手法,书法上也有虚实之招,体现“意”与“韵”的独特表现,通过两种艺术门类的比较来论证蓝青书法的不同特色。(《隽秀神韵 和而不同——品读王蓝青的书法艺术》)笔者也曾为王蓝青的“衰年变法”赋诗一首,中有:“何期星月耀高岑。相人将出又忆君。江海螺深无怨泪,氍毹帐乱有佳音……”句,所谓“出将入相”者,既是古戏台演出的主要内容,又为一个理想人生的缩影。从编剧到书法家,王蓝青及其艺术之路,不正是此类人生的另一种演绎吗?

圣地延安

◎刘伯毅

走马天下

经长途跋涉,穿过八百里秦川,第一次领略了黄土高坡那奇异壮美的景色,在陕北民歌特有的高亢悠扬的乐曲声中,我们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

进入延安城,就进入了黄土高原的山沟,房子沿山沟而建,街道沿山沟而筑。高大宽阔的火车站、整齐干净的街道,还有众多高楼大厦。延安城是由三个山头组成:清凉山、凤凰山、宝塔山,延安新城在山上,老城区在河谷,多条宽敞的道路让新城区和老城区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延安的道路大都是单行道,汽车快捷通畅,不由让人想到特区深圳,也大多是单行道,可见,延安城市管理水准也相当高。到了夜晚,新城区的延安大剧院华灯璀璨,尽显现代化气质;而延河畔、宝塔山的灯光秀则一次次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热激情,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。

仰望宝塔山,俯瞰延河水,我不禁想象延安抗战时期的场景。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衣裳,手里夹着烟卷,在延河边上一边散步,一边思考着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略和中国革命的方向,有时还和老乡拉家常,在一次又一次的散步思考中,中国革命的方向越来越明确。一队又一队的年轻战士,有的在河滩打球,有的在练刺刀拼杀,有的在学唱歌曲,也有不少女战士在河边洗头洗衣,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,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奔赴前线,用血肉之躯去筑成一道道长城。

在延安,参观最多的是窑洞。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等领袖居住的窑洞,就是一个大窑洞隔开的几间农舍,两边住着机要员和警卫员,中间有八九平方米的一间是他们的卧室。卧室临窗放着一张木桌,挨桌放着一张窄窄的木板床,最里面放着几条长凳,为会客而用。真是太小了,光线也不好,寒冷天放下布帘、关上窑洞门坐在里面谈话久了,肯定氧气不够用,这是件头疼和痛苦的事。这使我联想到,毛主席同国际友人或军政要人的许多谈话都要在窑洞门外举行,他同美国记者斯诺的很多谈话就是边散步边谈,坐在窑洞门口的石凳上进行的,和其他地方相比,这里视野开阔、阳光充足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,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战斗。

在延安,瞻仰了许多雕塑,雕像中的伟人,神采奕奕、谈笑风生。历史长河之中,那是一群大声说话的人,他们是纯粹的、无私的、高尚的,把人生与理想都交付给了人民。

在延安,让我们受到的教益很多。延河孕育你奔腾不息、顽强向前的气质;黄帝陵熔铸你传承根脉、振兴中华的炎黄子孙基因;宝塔山让你感受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壮烈情怀;南泥湾让你感悟又战斗又生产、艰苦创业的赤胆忠心;烈士陵熔铸你一心为党、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。

延安,是永远的革命圣地!